

容的，母親從此皈依佛法，絕塵苦修；我則於民國三十九年底赴美求學，畢業後轉歐洲進修，於民國五十年底回臺灣任教。蔣伯伯獲悉我將返台，便親自乘著三輪車去拜訪了我的師長；抵達的第二天，我和同輪回國的神長們在中央圖書館內設席接風。蔣伯伯往後又一心一意地要為我物色一位理想的對象，當我告訴蔣伯伯，Robert和我將舉行婚禮時，他好高興，但同時又擔憂著說：「結婚後就領養一個孩子吧，好好教育，好為蕭家、吳家延續下去。」真是一顆慈父心腸。

在Robert患病期間，蔣伯伯常去醫院和我家探訪；當知道Robert在寫「道」時，他好高興，送來有關的著作和資料。Robert逝世時，蔣伯伯很難過，不但來安慰我，又去神父家、朋友家，他實在想告訴每一個人，Robert對臺灣音樂界所做的事，在音樂教育上的貢獻。

蔣伯伯，親愛的蔣伯伯！我好感激您，好敬佩您。敬佩您那無私的博愛，對人的赤誠，就像白日青天那樣普照著大地，您總忘了自己，燃燒自己來照亮、溫暖我們，鼓勵、支持我們。

仁者壽！我敬愛的蔣伯伯，我全家都受到您的仁德，而受到您提拔和照顧的，尚不知有多少人。宜乎大德有年，羣升嵩祝，而我只有祈禱天主賜您更多的歲月，永遠和我們在一起！蔣伯伯祝您壽比南山，福如東海。

生日快樂！永遠快樂！願天主與您同在！

晚

漪曼敬賀

七十六年十一月五日

（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）



童年的回憶

送給慰堂伯伯

民國二十九年深秋，父親的健康與體力無法再支持在中央訓練團音幹班的工作，改任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職。四川江津白沙是很少被敵機騷擾、臨水幽靜的文化小鎮。父親雖然健康欠佳，卻全力以赴。當時師資不夠，他自願填補空缺，擔任的課程有指揮法、合唱、鋼琴、和聲、對位、作曲、國樂概論、音樂史等等。父親多半在暗淡的桐油燈下寫作，包括〈喜慶〉、〈宴請使節〉、〈恭迎總統〉、〈醃菜歌〉、〈繡鞋歌〉，以及未完成的〈屈原〉歌劇等，都在那時寫的。戰爭迫使我们常常遷移，敵機不斷轟炸，生活無法安定，直到了較安穩的這地，我才開始上學讀書，進女師大附小。父親教我鋼琴、樂理和簡易的指揮，要我用紙畫上鍵盤，在桌上做無聲的練習，背譜默讀。同時，他也指揮我們的兒童合唱團，寫過童謠。那段時間裡，父親是我的好朋友。夏夜乘涼，常講歷史故事、偉人傳記，帶我進入他們的精神領域。

抗戰時期，生活十分艱難，但在女師大的一年多中，我們過得非常安適。父親在屋邊山坡上勤快地耕種，闢下一塊菜園，母親則在後院養了幾隻雞，我們常有蛋吃。父親也學做米酒，課餘後有時到水田坎上捉田螺、找野菜，撿些枯草樹枝回家做柴燒。在田野間的收穫也常和朋友、學生們共享，大家都喜歡和父親暢飲，還有品嚐母親烹飪的家鄉味。這一段時間，可說是父親一生中僅有的

吳漪曼

心靈上的休閒。

就在那年年假，一天，黃昏時分，我才剛在小朋友家玩鞭炮回來，突然看見，我家好熱鬧喲！媽媽用兩只大鍋炒菜，還有小炭爐，滿屋香味，好多客人緊緊的圍坐著，飲酒談笑。有位長者，有著響亮的嗓音，熱情豐富的談吐，就在大夥邀請下，唱了一段崑曲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崑曲，婉轉細膩。大家喝采敬酒，豪邁的熱情，充滿了這間小屋，每個人都陶醉在歡樂中。直到媽媽出來敬酒，那位長者站起來說：「不得了！嫂夫人怎麼變出了這桌好菜呢？奇妙，真奇妙！」爸爸這時才看到我也在場，要我過來見見蔣伯伯。蔣伯伯看著我說：「哦！這就是漪曼，好乖，好乖！」原來那天下午，蔣伯伯和他幾位朋友，從白沙鎮國立中央圖書館來女師大，作新年的拜訪，爸爸請大家留下，媽媽臨時做出一桌菜餚，真可說是奇蹟了！因為抗戰時什麼都缺乏。後來發現其實那是媽媽儲備在家中的年菜，一時高興就都上桌了。從此，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有了蔣伯伯，蔣伯伯也就常和我們在一起了。

爸爸最愛吃，但那段時期物價又天天高漲，是最要緊束腰帶的日子；媽媽是有心人，在最克難中，總設法留存一點，以備急需，但家是那麼小，東西那麼少，實在沒有隱藏積儲的地方。每天早晨，爸爸有坐馬桶的習慣，手裡總要拿一本書，那天順手抽了我的童話，奇蹟出現了，夾著滿滿的一包，是媽媽儲存急用的錢。我們全笑成一團，好高興呀！爸爸決定要好好打一次「牙祭」。他和媽媽到學校邊門的山坡路上，那時常常會有鄉下人挑著、背著東西去趕集，爸爸就攔住他們。好玩的是都不用口談價，不要讓旁人知道，賣者撩起長衫，買者伸手進去，在長袍下捻著手指談價錢，

雖然爸爸實在不知道怎麼捻法，但每次總能照他的希望買到要買的東西。那次買了一袋糯米，一盆鱔魚，爸爸說：「邀慰堂兄來喝酒。」鱔魚在水缸中游著，我們都好高興。下午在學校上課，有些等待不及，想到又能見到蔣伯伯，聽一段崑曲，我是跑跳著回去的。回到家後卻一點聲音也沒有，轉到後門，廚房裡黑黑的，爸爸媽媽都在休息。我衝著爸爸說：「蔣伯伯在哪裡？」爸爸說：「今天不請客了！」當時的我好失落。為什麼突然不請客了呢？原來是爸媽忙了一下午，爸爸燒了一鍋熱水，要燙鱔魚做鱔絲，水才溫熱就倒下鱔魚，又沒加鍋蓋，鱔魚奮力跳躍，從爐灶旁的後門（紙糊的窗子）竄逃，並遊進籬笆外的水田中去了。爸爸當時哪招架得住！我聽見後忍住不笑，但往後只要一想到，就會笑起來，不知蔣伯伯知不知道呢？

做鱔絲的計畫失敗了以後，爸爸把希望放在糯米上，嘗試著要做酒釀。四川的冬天相當冷，他把裝滿糯米和酒藥的罐鉢用他的棉被包著，放在床上。晚上也和罐鉢一起睡。有天半夜，突然聽到爸爸興奮的喊著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原來是糯米發酵了，香香甜甜的一大罐酒釀，好棒呀！爸爸請學生、老師、朋友來家中吃酒釀雞蛋，還穿著克難的布釘鞋（媽媽自己縫製的布鞋、鞋底打油加釘子，耐穿、防水），抱著一小罐酒釀，翻山越嶺地送去給蔣伯伯，不知蔣伯伯還記得嗎？

還有件好玩的事。好像是在第二年端午節前，爸爸又想請蔣伯伯來家裡作客，買了一隻好漂亮的水鴨子，蓋在後園簍子裡，但不知怎的，簍子打翻了，鴨子從籬笆的破洞跑進了稻田。爸爸這下可急壞了，用竹竿綁了掃把去追趕，穿越一大片黃金色的稻粒，從這座山翻過那座

山，鴨子在那裡呢？爸爸用音樂家的耳朵去聽，唏唏唏，唏唏唏，哦！在這裡，在那裡，他天天去找去聽，想著若這樣總能知道鴨子大約在的什麼地方。後來那塊稻田的莊主出現了，也姓吳，和爸爸交了朋友，答應了在割稻時，會把鴨子捉到的，雖然大家都不抱什麼希望了。幾星期後，那位莊主真的做到了，他抱著那隻鴨子和一包「麥包」（用粽葉包大麥蒸的糕，香甜可口）來了。鴨子在稻田中有了豐富的食物，長得又大又精壯，但那時蔣伯伯好似已離開白沙了，一直到青木後才見到蔣伯伯。

四十五年前的事，仍舊是那樣新鮮逼真。在慶祝您九十大壽的今天，就把這兩、三件瑣碎的故事呈獻給您，希望您喜歡。

蔣伯伯，我敬愛您。

晚

漪曼敬述

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

（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）

吳漪曼，生於一九三一年，江蘇無錫人，畢業於慈母大學（College Misericordia），主修鋼琴。為知名鋼琴家、音樂教育者，曾任教於師大音樂系、文化等大學，同時也是蕭滋基金會的董事長。父親為我國重要作曲家、指揮家、音樂教育家吳伯超，父女倆人分別在中國音樂界、台灣音樂界有重要貢獻。



我的長官——蔣復璁先生

汪雁秋

一、「留學生之父」張仁仁家先生

民國五十年六月，我在美國完成學業（英國文學系），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攻讀學位，父親的一封信，使我結束了三年的留學生生涯，東裝返國。那個時候，政府為鼓勵留學生返國服務，在教育部內設有一專為輔導留學生就業的部門——留學生輔導委員會（簡稱留輔會，即今青輔會前身）。當時負責人為張仁仁家先生，他圓圓面孔，不時的眨著雙眼，對人和藹可親，對留學生照顧熱心，使這些返國遊子，感動不已，無以為報，只好以父輩敬之，「留學生之父」之名因而傳開。

記得去見他時，他眨眨眼說：

「汪小姐，歡迎你回國，想找什麼工作呀？」

「教書。」我毫不考慮的說。

「教書？現在時間太晚了。大學聘書都已發放，你要不要到圖書館工作？」

「圖書館我不懂呀，我能做什麼？」

「沒有問題，現在中央圖書館正需要一位外語人才，你願不願意去試試？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。你親自帶去見蔣館長，那裡的環境適合女孩子，你去後可不要做一兩個月就跑掉啊！」

說著，他又眨眨眼，那一副真摯的面孔及關懷的情意，使我永遠難忘，就這樣我與中央圖書館結下了「今生緣」。